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五回 於廷益大比登科 高孟升堅辭會試

諸友復來請公看書。公亦因科舉在明年，遂不遠去，乃從眾友之情，同到富陽山中讀書，與眾深相砥礪，甚為有益。公在館中數月，一日閒步到燒石灰窯之處，觀見燒灰，因有感於懷，遂吟詩一首，云：千鍾萬擊出深山，烈火焚燒若等閒。

粉骨碎身全不惜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

後人觀此詩，謂云：文章發自肝膽，詩賦關乎性情。觀公詠桑詠灰，足見其憂國憂民，自甘廉潔，全忠全節之印證也。于公吟畢，仍到館中與朋友會文、講論經史。

將及年終，回家來。一路與吳大器同行，各將衷曲細談。于公曰：「明秋正當大比之年，不知我得中否？亦不知我日後事業成就否？」吳大器曰：「兄之英才廣學，何愁事業不成，功名不就？明秋決中高魁無疑矣。兄如有疑，可曉得聽『倩語』之事乎？」公問曰：「何謂『倩語』？」大器曰：「『倩語』者，乃聽他人之言語，以決一生之窮通。書上謂之『響卜』，又謂之『識語』，即此意也。」于公猛省曰：「妙，妙，待我試為之。」遂與大器分路各自歸家。

延至第三日，乃是臘月二四日之夜，公乃依法至二更時分，悄悄地潛行，出門而去。行不半里之程，至一家門首，聽得一小兒討豆吃，一婦人回言：「你去問外婆討就有了。」于公聞言，即住腳暗想曰：「此分明叫吾去問外婆討『識語』之兆。」乃即忙回家安歇一宵。

明早起來，細思曰：「吾外婆平日素不喜我，我去討『識語』，必無好言。」乃挨至午後，一逕來到外婆家來。相見外婆禮畢，便曰：「外孫向在富陽山中看書，不曾探望得外婆，乞恕罪。」外婆曰：「你讀書正理，日後好做尚書閣老。」于公聞言心中甚喜。外婆遂留公飲酒。外婆家中有兩個小廝斟酒，伏侍甚是慇懃，把大杯連敬公三四杯。公不覺大醉，就喊叫曰：「好兩個小廝！吾日後做到尚書閣老時，我一人賞你一個官做。」這外婆見公酒醉狂言，便說道：「尚書閣老有你分，只是恐朝廷要砍你這托天說大話的人。」于公忽聞外婆說出此言，心中大驚，不覺酒氣潛消，即辭外婆回來。一路思量曰：「吾日後雖然貴顯，恐不能得善張。」既而歎曰：「吾若得盡忠報國，死何足懼哉！」急急回家。

過了除夜，明春正是永樂八年二月間。于公蒙提學已取了正科舉。至八月終，于公果中高科。同館高得陽亦中魁。二家果然賓客駢門，親疏擁戶。于公見俗態浮薄，心甚非之。杭俗之風，極其炎涼。惟于公與同年高得陽二人，視富貴若浮雲，甘守廉潔，不與眾同，一應賀禮，堅卻不受。

于公世事已畢，數月不見高得陽出來會友，公乃親造高君之門，欲拉高君同赴會試。只見高君謝絕親友，不樂仕進。因慮同年輩來邀會試，乃先題詩一首於屏風之上，以明其意，云：

今秋僥倖步雲街，明歲南宮選繼開。

勉強俯成場屋志，自慚愧乏廟廊才。

隨時暫爾棲蓬蓽，撫景灰心謁帝台。

即此認為終老計，親朋何用苦疑猜。

于公看罷，嗟呀良久，曰：「若如此說，高君不欲進取矣！」乃大叫數聲曰：「高兄，小弟候見多時，何故不出相見？」高君知公俟久，只得出來相見，各施禮畢。公曰：「小弟特來約兄同赴會試，兄何故題詩於屏風之上，甘守衡門？往日所讀之書何用？」高君答曰：「兄素抱經濟之才，當展生平之略。此去京都，必然連捷。小弟學疏才淺，德微命薄，不求進取，甘守清貧，以遂所志。」于公聞聽，復勸曰：「兄讀萬卷經書，久抱經綸，不干仕進，則所學皆成虛耳。況兄正當盛年，何故退岩下，甘老蓬蓽？誠所見之偏也。」高君答曰：「今秋勉強赴試，不意僥倖登科。且小弟頻年多疾，倦於進取。弟與兄相知最久，豈不知弟之愚衷？今日之不赴會試，即兄向日堅卻山東收唐賽兒之功同也。當日公遺計收唐賽兒，傅總兵欲表敘公指示之謀，公聞知親往傅公營堅卻，故不敘公功，皆做為許知縣之績。」于公見高君固卻，知不可強，但曰：「兄如此固執，弟不敢再強。即此告辭，再圖相會。」